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双重维度

韩秋红 史 巍

内容提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从两个维度展开的:其一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以反思性、批判性和革命性表达一种不断的自我否定、内在超越的冲动,体现为时间维度的辩证发展过程;其二是将现代性内在所蕴含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内在力量与人类形而上精神相结合,将其立体放大到人类整个的社会历史进程当中,体现为空间维度的辩证发展过程。这双重维度及其统一表征了现代性的批判精神与人类理性形而上精神的一致。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 现代性批判 双重维度

韩秋红,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130117

史 巍,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130117

现代性被看作是欧洲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以理性和科学为代表的一种社会形式,因而在时间意义上,现代性表征启蒙以来的社会历史时期;在空间上,现代性代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继承马克思开启的新的现代性探索之旅基础上,不断传承与开掘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精神,使其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呈现为时间维度的辩证法和空间维度的辩证法,在其自身的诠释中彰显现代性内隐的人类形而上精神的奥秘。正是因此,哈贝马斯才说: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曾经指出:“现代性乃

指涉大约从 17 世纪起起源于欧洲的一种社会生活和组织的模样,而之后其影响多少成为全球的”,“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 20 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1]也就是说,现代性通常被视为从启蒙思想的传播到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这一人类现时代的开始与展开,时间上的断裂性似乎成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现代性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新的时间意识”谋求与过去的决裂,并将这种决裂作为自己的起点。“因此,现代精神必然就要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的基础。”^[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一词就意味着现在和过去的时间断裂。它在欧洲一再

被使用,就是为了表现出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就是要同过去拉开距离而面向未来。它“把自己理解为新旧交替的成果”^[3]。因此,只有在断裂性的意义上——这种断裂既包括现代性与前现代性之间的断裂,当然也包括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断裂,现代性才能获得其独特的内涵。如果仅仅从断裂的意义上理解现代性,那么现代性似乎就是一个时间上的特指概念,然而这一说法却很容易在哲学史上找到相反的依据。

从现代性的起源来看,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在其《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认为:通过与“古代”的对立来寻求当下世界的“现代”之义,这种思路开启于中世纪。在中世纪拉丁语中,“现代”就是指“在我们时代的、新的、当前的”,这应是现代性在西方的最早起源。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对西方历史的三时代划分——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并加上了相应的价值判断,“古典时代和灿烂的光明联系在一起,中世纪成为浑如长夜、湮没无闻的‘黑暗时代’,现代则被想象为从黑暗中脱身而出的时代,一个觉醒与‘复兴’、预示着光明未来的时代。”^[4]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的现实生活中,现代性也仍是现实生活世界真实面对的状况。即便有人认为时代已经从所谓的“现代”过渡到了“后现代”,但却正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所说:一部作品只有当其首先成为后现代的,它才能成为现代的。后现代主义不是现代主义的消亡,而是现代主义的萌生。

从现代性与前现代及后现代的断裂关系上看,二者的关系并非一种全然的断裂性,而是看似断裂却仍处在历史连续性中。现代性在将瓦解前现代性作为自己前进的必要任务,将自身表征为一个从黑暗中脱身而出的、一个觉醒与“复兴”的、一个预示着光明未来的时代的同时,也必然要在对前现代的传统中吸纳、依存并使其复活。以启蒙为开端的现代性并非全然是与前现代的断裂,而是在前现代框架内的理论反思,它不仅远没有构成与一切传统的决裂,相反却表达了一种对传统内部的某些特定要素的精心考虑,这是现代性的一个悖论——以否定性为基本特征,却也沦落为自反性的后果。

从现代性概念本身来看,黑格尔起初把“现代概

念作为一个时代概念”,哈贝马斯对此评价说:“时代精神这个新词曾令黑格尔心醉神迷,它把现在说成是过渡时代。”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也许后人的评价最为恰当,后现代思想家福柯在《何为启蒙》中则把现代性视为“一种态度”、“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或者一种精神气质。法国学者利奥塔也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自我结构、自我否定的概念,因而也是一个超越自身的概念。从本质上讲,现代性是一种新的态度、感觉和精神气质,更是一种置身于时间洪流之中永不停息地追求现代之义的永恒冲动。这种时间性的求新意志所主宰的时代,都可以相对于以往而被称为“现代”。“现代性”不应该是一种僵化的断代意义上的概念,而是表征着某种具有自觉寻求与传统的断裂却也无时不在面向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意识的自觉性。

现代性绝非仅仅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断裂,更是断裂意义上的传承。在现代性与前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的传承关系上看待现代性,就能够抛弃“关于一般有限定而又相互对立的知性规定有确然有效性的假定”,而现代性把每个阶段都看成一个尚未完成的事业;现代性也就不再是为实现某一确定目标的有极限的前行,而是随着人类理性的不断自觉与完善的开放的无极限的发展过程;现代性也不再是僵化的程序式的运行,而是存在着不竭创造力的多样性的可能。这种无极限的发展与多样性的可能揭示了现代性的必然命运,现代性问题不断,现代性批判不止,现代性批判不止,现代性事业未尽。

如果哲学历史的发展恰如黑格尔所说呈现为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经历“合——分——合”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的话,那么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现代性”尚未有自觉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自觉反思现时代问题的自我意识觉醒,再到后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以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彰显时代精神,似乎正契合黑格尔所揭示的哲学历史发展的辩证历程,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对现代性问题的一种时间意识上的自觉——时间维度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得到了明确表达。卢卡奇认为现代性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就是“时间就失去了它

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了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充满的连续统一体”^[5]。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时间空间化”使工人阶级沉入到无休止的“物化”当中而丧失阶级意识,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获得永恒的历史必然。在他看来,这就是现代性问题的症结。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其名作《启蒙辩证法》中更具代表性地阐明了对待“现代性”的时间维度辩证法。启蒙理性在将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理念根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的同时,其本身却包含着自存的矛盾——致力于个性解放的启蒙理性日益膨胀为禁锢现代主体人格的工具。启蒙以使现代个体从“上帝之城”中解脱出来为初衷,但却在一个新的阶段上唤起对神话的复归,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又变成了神话。哈贝马斯也看到,由启蒙思想家开启的“现代性”,包容了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全部正面价值和理想。“因此,现代精神必然就要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的基础”,“现代性仍然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6]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理性自觉将与人类发展历程始终相伴,这是时间维度辩证法具有的思想张力。现代性时间维度的辩证法预示了现代性问题将不断被克服、被超越而现代性却将永远奔涌向前的历史发展必然趋势。

二

现代性看似所蕴含的断裂性,在空间上也具有一定的理论表征。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性被理解表征为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现代同前现代之间的断裂;从社会的角度上看,现代性就是现代固有的碎片化同前现代社会的总体化的断裂——无论传统的总体化生活表征着世俗的总体还是宗教的总体,它总是以一种总体的意向展现。当马克思用“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7]来形象地描述现代性的特征,现代性就并非单纯的指称现代

工业文明社会,而仅仅代表了一种对前现代的批判性和否定性。既然它在时间上并非像波德莱尔所说那样仅仅是一种短暂性和偶然性,那么它在空间上也必然不是局限于某一单一的空间。因为现代既包含着对历史事实的陈述,又具有价值诉求和规范意味,现代既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永无止境的运动过程,又是一个不断以否定自身取得进步经验和动力的、自己反对自己却不断更新的运动过程,现代性既具有时间意义上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理论属性,更具有将自身的批判和否定的精神作为内在的发展动力向着终极理想性不断前行的思想特质。它的每次启程都在“谋求与过去的决裂,并将这种决裂作为自己的起点”,这之中始终贯穿着人类形而上的理想追求——如何实现人类生存的完善化和价值意义。正如哈贝马斯对黑格尔的评价:“‘随着突然升起的太阳’,我们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我们进入了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时代”,但是“它必须把与过去的断裂视为不断的更新”^[8]。而这种更新无疑就是指人们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人类精神形而上的追求——也就是人类寻求自由和解放的终极理想和价值追求。人类精神的形而上追求表征着人类精神的终极性追求,而现代性精神则以内在否定性的思想传统驱动着人类精神不断向着人类理想的生存境地前行。现代性自我否定的思想传统不断推动时代通过自我否定而不断达到自我超越,形成了整个人类历史中以否定性的思想传统不懈地思索与追求人类精神的形而上——为人类精神建构精神家园的无止境进程。这样现代性本身就超越其作为点与点所构成的线的时间意义,也超越了仅仅作为一个社会形态的空间意义,具有立体性和放大性的空间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把现代性理解为时间维度的辩证法,更理解为空间维度的辩证法。霍克海默与阿多诺通过奥德修斯的故事说明人类通过不断自我否定终向理想境遇进发的历程。他们在帮助人类摆脱对自然恐惧的同时,又以自身为人类带上了新的枷锁。何时才能够真正拆卸掉这新的枷锁,作者以隐喻的方式说明只有回到以英雄为代表的人类最初的故乡——他精神追求的所在地——才可以摆脱这一枷锁。这里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已经将人

类理性这种要对传统进行继承,在继承中使传统得到升华的隐喻表达为现代性征程中的空间辩证性。不同于《启蒙辩证法》对现代性主线与未来之路的隐晦与悲观的表达,哈贝马斯直接指出:“单纯在启蒙的名义之下,现代性就贬低并克服了传统。”^[9]因此,现代性就是通过对传统的否定和批判,确立起一种新的时代意识和社会理想。而每种新的时代意思始终贯穿着人类的形而上的理想追求——也就是人类寻求自由和解放的终极理想和价值。也就是说现代性在体现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独特现代性问题的同时也从未间断对人类终极理想的追求,并将两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或者说现代性反思性地重新解释和丰富了这种形而上的追求。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认为现代性具有流动性和多样性特征,它是一个从起点就开始“液化”的进程。现代性不是那种直线前进、不可重复的时间意义。现代性以谋求与传统、过去的传承、断裂为自己的逻辑起点,并具有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历史文化意义。这种历史文化意义的传承、断裂是现代性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性批判精神,这种现代性批判精神弥漫在一切时代。现代性以传承、断裂、开启、整合的现代性批判精神承载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期待,体现出鲜明的空间维度的辩证法。

三

海德格尔曾指出:“同时者把这种东西赋予给时间并为它设置空间(einraumt):那就是时间—空间(Zeit—Raum。)而时间本身在其本质整体中并不运动;时间在寂静中宁息。”同时,“空间也为地方(Ortschaft)和位置(Orte)设置空间,把它们开放出来,并同时使一切事物释放到地方和位置中去,把同时者接纳为时间—空间。而空间本身在其本质整体中也不运动;空间在寂静中宁息。时间的出神和带来,空间的设置空间、承纳和释放——这一切共同归于同一东西,就是寂静之游戏。”^[10]现代性所具有的时间维度的辩证法是一种“本真的时间”,它的“同时性”特征使其与“空间”源始地结合在一起,具有一种“时—空”一体运作的整体性视域。这里的“时—空”一体不是指流俗时间观所谓的那种“可以计算的时间的现在的两个点

的距离”,而是指“本真的时间”是“将来”、“曾在”和“当前”的三维“同时”“相互达到”各自本己的“在场”,它总是与一种同时“敞开”和空间“安置”相关的。海德格尔指出:“时空现在命名为敞开,这一敞开是在将来、曾在和当前的相互达到中自行澄明的。并且这种敞开且只有这种敞开,把它的可能的扩张安置到我们所熟知的空间中。”^[11]

如果能够这样理解现代性时间维度辩证法与空间维度辩证法的统一,那么将西马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从时间、空间的双重维度来认识便具有鲜明的意义:现代性时间维度的辩证法预示了现代性问题将不断被克服、被超越而现代性却将永远奔涌向前的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空间维度的辩证法在不断地起承转合中将现代性的命运与整个人类的命运紧密结合。而时空两重维度的辩证法又不是相互孤立的,二者统一于现代性不断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这一属性当中。这种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既表征了现代性自身所实现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自我超越,更蕴含在现代性为人类寻求自由和解放的终极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征程当中。现代性时间维度的辩证法表明,现代性不是只局限于资本主义时期的时代概念,现代性穿越了资本主义的禁锢而充盈到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经由时间维度的辩证法,现代性自发地与前历史保持距离,谋求对前历史的超越和断裂,又自觉地继承传统的给养,在否定前现代的过程中又无法彻底隔绝前现代,所以现代性就在与前现代的纠缠缠绕中生发滋长。以时间维度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看待现代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看待现代性的未来性、开放性和永无止境性,它将现代性与时间生生不息的进取性相联系,这意味着现代性必将在不断的自我超越中继续向前发展;现代性空间维度的辩证法使得现代性必将不会只表现为资本主义时期这一种社会形态。现代性不是一个固定的点和面,与时间维度的辩证法相结合,现代性是具有发散性和空间立体感的,它可以在一切社会时期不断地切换与更替。即使是在同一时期,由于现代性内在地承载着人类形而上精神,所以在价值论的意义上现代性便是一种能够充斥在一切社会领域的东西,它能够将某一关节点的意义发散和放大到整个社会历史中,因此各

种社会事件才能够被串联成一部有着内在灵魂的历史。所以虽然各个历史阶段在不断地否定、超越、更新,完成特定时代现代性具体形态的继承转合,但是整部人类历史又是一部有着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的思想史诗。以时间维度的辩证法和空间维度的辩证法相结合的方式看待现代性,现代性是一种对时间的求新意识和进取意识的自觉把握,承载着人类历史不断地内在否定、自我超越、永恒更新辩证历程,表征着人类对既有前提不断否定、对世界永恒探问的形而上精神。

《启蒙辩证法》对于启蒙的认识、对于启蒙与神话的关系的理解就已达到了两重维度的统一。从“神话就是启蒙,启蒙也将变成神话”这一论断中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已经认识到以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为特质的现代性贯穿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始终,神话时代其就已经以神性为外衣发展人性,而启蒙运动后理性“回归”为神话,却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神话,而只是从对人类自由的推动力变成为对人类自由的束缚,在本质上成为新时代的神话。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文化因商业价值化、产业化而丧失了其内在价值的批判,又体现了他们将这一理论同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紧密结合的实践精神。而哈贝马斯则更加明确指出了现代性问题的辩证属性,他将人类理性做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分,指明启蒙辩证法所说的理性只是工具理性,也只是工具理性成为桎梏现代人的枷锁。只要人们坚持对价值理性的追求就可以克服工具理性给现代社会带来的弊端。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以克服现时代所存在的价值与文明冲突,并提出了“现代性是一项未尽的事业”,将现代性发展的无

限性与贯穿始终的形而上精神结合一体,成为阐释这一理论的又一典型的代表。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既没有停留在美好的虚幻设想中,也没有孤独地面对冷酷的现实,而是把人类的理想追求与现实批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呈现放大的时间维度和立体的空间维度。而这种在多样性中努力寻找普遍性,又把普遍性的发展体现为不同的多样性,正是哲学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

注释

[1]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3] 哈贝马斯:《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第108页。

[4] 马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页。

[5]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4页。

[6][8]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第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9] 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180页。

[10]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17-1118页。

[11]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页。

〔责任编辑:平 啸〕

Dual Dimensions of Western Marxist Criticism of Modernity

Han Qiuhong Shi Wei

Abstract: Western Marxism criticizes modernity in dual dimensions: the temporal dimension and the spacial dimension, the unity of which represents the consistence of critical spirit of modernity with meta-physics of human reason.

Keywords: Western Marxism; criticism of modernity; double dimensions